

上: 绿孔雀雌鸟 供图/奚志农 下: 绿孔雀雄鸟 供图/庄小松



# 绿孔雀 ——何处仍可栖

撰文

顾伯健 陈雨茜



大家对孔雀并不陌生，但你们可又知道，我们常见的孔雀实际上是蓝孔雀，原产地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并不是我国的本土物种。而在云南，却依然生存着中国真正的原生物种——绿孔雀。它是凤凰的原型，是吉祥与富贵的象征。古人用“一身金翠画不得”来形容这种美丽的鸟，但是近几十年来，绿孔雀这一原本在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物种，却极少被公众所关注，甚至连关于它们的基础研究都少之又少。它们曾一度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却又因为2017年“在建水电站即将淹没绿孔雀栖息地”的事件重新被国人认识。

左：枇杷孔雀图 右：杏花孔雀图



## 历史分布及文化渊源

历史时期绿孔雀在我国的分布是十分广泛的，最北的记录可至河南。在浙川县的下王岗遗址第7~9层中发现相当数量的动物遗骸，其中就有绿孔雀，这说明距今5000~6000年前，秦岭东南段天然森林和开阔草地灌丛的交汇地带带有野生孔雀的分布。而在中原以南，如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根据史料也都有绿孔雀分布。中国古籍里面对绿孔雀的记载，最早可溯自成书于周秦间的《山海经·海

内经》：“有孔鸟。”（按：孔，大也。故郭璞释为“大雀也”）。作于战国时期的《楚辞》中也有不少关于孔雀的记载，如《九歌》中有“孔盖兮翠旂，登九天兮抚彗星”，在《大招》中又有“孔雀盈庭”的记载。

古人对绿孔雀较为科学的描述则出自东汉杨孚《异物志》：“孔雀，形体既大，细颈隆背似凤凰。自背及尾，皆作珠文，五彩光耀，长短相次，羽毛末皆作员文，五色相绕，如带千钱，文长二三尺。头戴三毛长寸以为冠，足有距。栖游冈陵，迎晨则鸣相和。”“孔雀，其大如雁而足高，毛皆有斑文采，捕得畜之，拍手则舞。”再

西双版纳勐海县曼短佛寺的绿孔雀造型 供图 / 顾伯健



看，“栖游冈陵，迎晨则鸣相和”，短短几个字，便将绿孔雀的习性描写得淋漓尽致，足以体现我国古文的博大精深。绿孔雀体型较大，无法攀至高处，因而只能在地势比较平缓的冈陵生存。“迎晨则鸣相和”，即到了清晨太阳初升之时，它们便鸣唱相合。

唐代人将孔雀唤作“越鸟”或“越禽”：“越鸟青春好颜色，晴轩入户看沾衣。一身金翠画不得，万里山川来者稀。”“苟令昔居此，故巢留越禽。动摇金翠尾，飞舞碧梧阴。”“越”泛指中国古代南方，如两广和越南一带，但是此时绿孔雀的分布范围已经缩小。

宋朝的花鸟画达到了高峰，崔白的《枇杷孔雀图》中的绿孔雀十分写实，将孔雀鱼鳞状的羽毛画得十分逼真。但是，明人吕纪的《杏花孔雀图》里，尾羽和尾上覆羽的位置却颠倒了，表明至少在吕纪可到达之处，绿孔雀已十分罕见甚至绝迹，因此他只能根据前代画家的作品和前朝的记载来描绘绿孔雀。明朝绿孔雀的分布范围虽然逐渐缩小，但除了岭南和滇西南地区，绿孔雀在湖南、湖北和浙江仍有分布。然而，由于几千年来人类的捕杀和栖息地的破坏，绿孔雀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小。清代著名宫廷画家郎世宁笔下的孔雀，已经变成了蓝孔雀。20世纪，存于两广的绿孔雀也灭绝了，仅剩一些群体在云南夹

缝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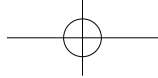
西双版纳是孔雀之乡，而西双版纳傣族（也包括整个东南亚）信仰的是南传佛教，绿孔雀不仅在汉族传统文化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东南亚国家和我国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的民族中也有着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西双版纳的傣族人会跳孔雀舞，孔雀还是傣家人的神鸟。在西双版纳勐海县的曼短佛寺，还保留着明朝时候修建的木结构建筑，佛寺上有许多以绿孔雀为原型的装饰物。但是，现在云南的景区里，如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里饲养的皆是蓝孔雀，西双版纳新修的佛寺装修的也大多是蓝孔雀，去云南旅游的游客在登机口看到的也是蓝孔雀的形象。几百年来随着绿孔雀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消失，绿孔雀的形象逐渐被蓝孔雀所取代。

### 何处仍可栖

绿孔雀在国外主要分布于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缅甸的部分地区和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乍一看分布区域很广，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绿孔雀在全球的数量下降了50%，栖息地也面临着严重的破碎化问题。所以从2009年起，绿孔雀的受威胁等级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从“易危”上调为“濒危”，保护形势非常严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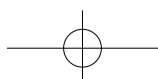
在国内，最近一次对于整个云南绿孔雀比较全面的调查已经过去了超过20年，当时的结果显示全省绿孔雀的种群数量在800到1100只。其中部、西部、南部还有比较多的种群，且大部分的种群都位于保护区之外。目前，绿孔雀在云南许多历史分布区都已绝迹，残存的绿孔雀种群也都被分隔成了彼此相距很远的小家族。很多小家族只有三到五名成员，有些小种群之间无法进行交流，无法找到繁殖对象。

绿孔雀的主要栖息地是热带季雨林、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和暖性针叶林。而热带季雨林是绿孔雀最为重要的一个栖息地，它们在东南亚的主要栖息地，如越南南部、柬埔寨东北部和泰国西部都是这种生境。热带季雨林是介于热



上：暖性针叶林——绿孔雀的主要栖息地之一 供图 / 顾伯健

下：热带季雨林——绿孔雀的主要栖息地之一 供图 / 顾伯健



上：石羊江边的绿孔雀 供图 / 崔多英 下：石羊江河谷 供图 / 顾伯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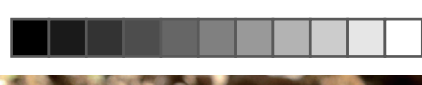


带雨林和稀树灌草丛之间的一个过渡类型的植被，旱季多数树木落叶，季节变化十分明显。热带季雨林空旷、干燥的生境非常利于绿孔雀这种体型较大的雉类栖息，其发达的草本层也能为绿孔雀提供比较充足的食物。同时，绿孔雀生活的地方也一定要靠近水源。我国的热带季雨林分布在云南中部、西部和南部海拔1000米以下的河谷和盆地，但是，这种热量充足、水草丰美

的生境不但有利于绿孔雀的生存，也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在宽谷盆地、平坝地区的绿孔雀栖息地被大面积的开垦，种植了单一的橡胶、芒果、香蕉等热带经济作物。这些栖息地消失后，一些残存的绿孔雀种群便栖息于澜沧江、怒江、红河流域人迹罕至的河谷中，但是，到了21世纪，大规模的水电站建设也使得这些河谷地带的绿孔雀栖息地受到严重威胁。例如，澜沧江上兴建的景洪电站、糯扎渡电站和小湾电站蓄水之后淹没了上游大面积的河谷植被，使得该地区绿孔雀原本连片的栖息地极度破碎化，绿孔雀本身也难觅踪迹。此外，修路、开矿等基础设施建设也会使绿孔雀栖息地缩减和破碎化。

原本的栖息地丧失以后，绿孔雀无处可去，只能进入农田中觅食。这种情况下绿孔雀会误食农民拌有农药的种子，造成整个家族的死亡。这种情况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很多分布区的绿孔雀种群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走向灭绝。此外，持续不断的偷猎也是对绿孔雀最为直接的威胁。云南很多地方有打猎的传统，有时老百姓还会捡拾绿孔雀的蛋和雏鸟，使得它们





沙浴的绿孔雀 供图 / 庄小松

当年的繁殖失败。

单一的因素可能很难导致一个物种的区域性灭绝，但是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在这几个致危因素的叠加下，绿孔雀的生存情况已经变得非常不妙。根据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最新的调查，目前，整个云南的绿孔雀可能已经不足500只，已经变得极度濒危。

### 最后一片完整的栖息地

滇西、滇南的绿孔雀栖息地已经被破坏殆尽，使得“孔雀之乡”德宏、西双版纳的野生绿孔雀踪迹难寻。澜沧江流域大规模的水电开发又使得绿孔雀在此地的栖息地和种群变得支离破碎，中国的绿孔雀何处仍可栖？

发源于大理巍山的红河由西北向东南，沿着与之平行的哀牢山横贯整个云南中部，最后流向越南。红河在流经楚雄州双柏县和玉溪市新平县的这一段被称为石羊江，在两县交界处的

“三江口”与东面的支流绿汁江汇合。红河（元江）河谷是中国著名的干热河谷，而在中上游的石羊江与绿汁江，其干热河谷的季雨林与萨王纳植被保存最为完整，有些地段甚至处于原始状态。尤其是石羊江48公里的河谷，至今没有通公路，人类难以进入，还保存着红河流域干热河谷植被与生态系统受人类干扰以前的原始状态。同时，这里也是中国野生绿孔雀最后一片完整的栖息地。从河漫滩、沙滩到河谷的季雨林、半山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暖性针叶林构成了一个整体，为绿孔雀在此栖息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这个地区大部分山势陡峭，海拔1500米左右的坡地基本都被开垦为农田，因此，河谷地带的缓坡地、河漫滩与沙滩对于绿孔雀的生存就显得非常重要。

每天清晨，这里的绿孔雀从附近夜宿的季雨林大树上飞下，缓步走出森林，来到河边觅食、饮水。而到了每年旱季，尤其是二月到五月这段最为干旱的时期，山里的水源地往往干涸，



左：陈氏苏铁雌株 供图 / 顾伯健



右：陈氏苏铁雄株 供图 / 顾伯健

它们只能来到河边饮水。此时正值它们的求偶季节，开阔的河滩地又为它们提供了理想的求偶场所。河边沙滩上经过流水长年累月冲刷、堆积而成的河沙正是它们以“沙浴”方式清理羽毛、清除寄生虫的理想选择。中午气温上升，它们往往回到河边林中的荫蔽之处休息。而到了傍晚，它们再一次来到河边觅食、饮水、嬉戏。之后在日落时分回到夜宿地的大树上，在发出几声高亢洪亮的鸣叫后安然入睡，结束了一天无忧无虑的生活。

但是这样平静的日子却面临着终结。在绿汁江与石羊江交汇处下游不远的红河干流上，一座名为“戛洒江一级电站”的水电工程却在2016年春天开工建设。水电站计划坝高为175米，但是装

机量仅27万千瓦。一旦电站建成蓄水，将在上游两条江形成共约90公里的淹没区，大片的绿孔雀栖息地，连同原始的热带季雨林植被，难以计数的珍稀动植物都会被淹没在水面100多米以下。

### 为了绿孔雀，但不仅仅是绿孔雀

2017年3月，电站还在按计划进行中，眼看几个月就要“大江截流”，在这紧要关头，环保组织在科研工作者于该地区多年调查的基础上向环境保护部发出了紧急建议函，建议暂停该水电项目的建设，挽救中国绿孔雀最后一片完整栖息地。社会各界对于保护绿孔雀这一在中国文化里非常重要的物种的呼声持续高涨，

各级政府对此事高度关注，并于2017年8月叫停了该水电工程。经过后续为了保护绿孔雀进行的更加详细、深入的调查，红河流域高度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也逐渐被揭开了面纱。

陈氏苏铁 (*Cycas chenii*) 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于2015年发表的苏铁新种，之前只在双柏县、红河县等地发现有少量分布，所有分布地点的个体加起来不足500株，因此该物种于2017年5月在新出版的《云南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中被评为“极危”。但是此次在绿汁江和石羊江河谷沿岸，却发现了大面积的陈氏苏铁居群，估计总数超过两千株。

兰科植物所有种皆是国家一、二级保护植物。在这片绿孔雀栖息地，由于生态系统完整，兰科植物种类即使是处于干热河谷的生境中也能有较高的多样性。目前该地区已发现有较多的多花脆兰 (*Acampe rigida*)、小蓝万代兰 (*Vanda coeruleascens*)、钻柱兰 (*Pelatantheria rivesii*)、美冠兰 (*Eulophia dabia*) 等兰科植物生长。

沿着河谷进行考察，你可以看到在国内已经非常罕见的褐渔鸮站在江边的石头上吃鱼；绿喉蜂虎、蓝喉蜂虎在河谷中一群群自由飞翔，还不时箭一般地飞入岸边的洞穴里哺育雏鸟；附近的森林和林缘的草坡不时传来原鸡、中华鹧鸪的鸣叫；甚至在路边的电线上都站着几只美丽的棕胸佛法僧。河谷两岸保存完好的季雨林、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中，则栖息着猕猴、中华斑羚、赤麂、豹猫、黑颈长尾雉、白腹锦鸡等众多珍稀的野生动物。而这片土地上生存的绿孔雀就像是一个伞护种，护佑着这里众多的野生动植物，和它们共同维系着这个在中国保存完好的干热河谷生态系统。

(责编 桑新华)



上：江边石头上等着吃鱼的褐渔鸮 供图 / 顾伯健

下：棕胸佛法僧 供图 / 顾伯健

